

初中學生文庫

分類名家尺牘選粹

下冊

姚漢章 編者



中華書局編印

分類名家尺牘選粹

下冊

目錄

頁數

褒貶類

推薦

一

介紹

六

頌揚

九

文人

武功

位望

雜類

贊美

一一

文章

詩賦

書畫

德行

才能

雜類

欽服

四二

文章

詩什

目錄

景仰

四六

風義

節操

雜類

品藻

五一

文章

才品

屬望

五六

修養

仁恤

匡助

雜類

鄙薄

六四

正言類

篤訓

六七

箴規

七七

黷武

高亢

暴露

驕盈

輕躁

貪戀

爭執

頹放

嗜好

敦勸

九二

出仕

歸隱

蠲忿

雜類

致詰.....一〇三

疎函 未顧 雜類

辯駁.....一〇八

道理 文章 好尙 雜類

達怡類

嚴正.....一一六

誠摯.....一二〇

親族 知交

曠達.....一二八

慰解 自喻 貧病

清逸.....一四〇

高情 真趣 勝地 韻事

雋永.....一五六

情致 興趣

激昂 一五九

文人

感慨 一六三

惋己 憐人 感舊 傷今

諧謔 一八一

雄快 一八六

壯志 豪情

自敘類

抒懷 一九一

家居 客中 老境

自明 二〇二

旨趣 心迹 事蹟

陳述

一一〇

道義

學力

志願

時事

近狀

貧困

疾病

謙抑

一三一

才德

文藝

引咎

一四三

銜戢

一四七

高義

實惠

私恩

分類名家尺牘選粹

下冊

褒貶類

推薦

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袁徵與尙書令荀爽書

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崔琰奏記曹公讓邴原等

陳季方才德秀出，超世逸羣，金相玉質，文章虎變，終軍賈誼，誠無以加。宜遂貢之宰相，盛其龍光，鹽車之驥，自非伯樂，無以顯名。採光剖璞，以獨見寶，實爲足下利之。荀爽與郭叔鄴書

竊見同郡和模，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實英奇敍用之時，貢達進致之良秋也。今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

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應璩薦和慮則牋

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無遺蚌，山無逸璞。僕歸數日，臥思始得一人。陳國有袁琇，字惠瑛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棲時可以勸礪後進，亭具所服聞，而未嘗接顏交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應亨與州將牋

蓋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郡工曹史泉陵唐叟，永延，履道敏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著一邦。若得驂軌鸞衡，服襄駿足，則機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庾闡薦唐叟牋

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殞，喪殞半年，彥奄亡歿。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孫瓊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康之業履恆貞，操易清固，行信閭黨，譽延邦邑，棲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陸子真薦關康之牋

竊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堂溪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

蛇點漆凝脂，事逾衛玠，渾金璞玉，才匹山濤。昔翟湯隱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竦
讐，進賢上賞，伏待慈照。梁元帝爲東宮薦石門侯啓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悟，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
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勸崇，希代罕遇，含育之
類，莫不踴躍。況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圭，陪鑾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
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獎，得奏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令當代
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願不勝區區，敢聞左右！
崔顯薦樊衡書

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爲軍中之書記，節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
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攷叔，年二十四，舉必
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疏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
馳一檄，飛一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遠。況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
居君侯之字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斯人也，請爲閣下
記其若此。唯用與舍，高明裁之。
崔顯薦齊秀才書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辯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旦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蘇軾與鮮于子駿書

吉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恃明照僭言死罪死罪。蘇軾與錢志仲書

竊聞漢人志龍門之登，唐士願荊州之識，其所以致人景慕者，豈無自而然哉？蓋以天下之楷模，人物之權衡，莫不欲被其容接，經其品題，庶可以收名而定價也。今先生以當代人望，來爲一道福星。浙中後學，仰若泰山北斗，咸有登龍識荆之願，而以不得出門下爲恥。然無階而進者亦衆矣。吾邑之士，有朱隆者，少有俊才，好學攻文，往時提學小試，取居首選。不幸命與時違，久困場屋，今雖老矣，名在選部，而志猶未已，尙欲一奮於桑榆。凡吾郡新進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其意以爲科第之得失，固有命焉，非所敢計。但吾浙有臺長邵先生而不得一見，則虛負此生矣。索書以爲之先容，伏望先生賜之容接，或者其文業，而加以品題，使老困場屋者，無抱璞荆山之悲，非惟此生之幸，某亦與有榮焉。章懋與邵國賢憲使書

偶有一佳物，貢置足下藥籠中，如四明沈嘉則者，任俠負氣，文多作兩漢家言，詩歌橫逸不可當。足下一見，自能青眼，無俟僕筌蹄也。王世貞與吳明卿書

弟獲附飛龍之翼，幸同臭味，而宦迹差池，無有一日之雅。惟是浮沈中外，拙效相似，醒眼熱腸，又爛爛其相照也，則已神交哉。楚多深山大澤，丈吏隱於是，其龍蛇乎！登第十五，年不聞長樂鐘聲，世當有任其責者，然亦差強行吟澤畔矣。勉勤令德，無負清時。弟所託書郵業師高應怪，其人少稱豪舉，自負其才，不可一世。而今困於學博，婆婆五斗，屈飛黃於櫪下，有識者所共扼腕，孰爲之湔祓而使之長鳴，其惟我丈耳。舍是而誰爲彼之伯樂也。馮時可與伍景周郡丞書

不佞之友毛君，破浪物也，介而登之雷門。公得此，不佞乃前魚矣。王穉登與李比部書

道上逢小汪，青衫欲濕，宛似白公聽琵琶潯陽江頭時也。問其所之，將入吉而投田中丞，我謂如此可以不窮矣。昔人買駿骨，千金不惜，況此子久擅燕臺之譽乎？每念郭令公寇萊公，乃足辦賊，其手段原自不同，故欲以小汪相試耳。蕭士瑋與田中丞書

客春小力南還，接手書，殊慰遠念。不佞沿途阻風雨，仲春始得從廣陵登車以北，過家兄滁陽署，知台丈有龍江之命，冀得中道便晤。茲因敝故友王雲川諱子龍，藉候起居。敝友於先朝，爲寧南虎將，臥龍岡乃

其故里，滄桑後泛宅投綸，與不佞結隣好廿餘年，而食貧特甚。此君重意氣，輕死生，然不曉筆墨，不解逢迎，台丈當另設一等以待之耳。途次如面，弗既。余國柱與某書

介紹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爲間，亦庶幾於班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爲一笑。手啓上謝，恃知照不深責也。蘇軾與朱中行舍人書

二十四橋明月，褰裳而就之者如雲，敝親劉君亦以蒯緱往。劉君負奇畫以干諸侯，黑裘幾蒙茸矣。此游得遇張公子，不憂食無魚哉。不者，但聽何處玉人吹簫聲，奚益家人菜色？王穉登與張黃門書

大江南北，有二老人星。翁兄五福渾圓，享麥丘封人之祝，而僕則皈依空門，從折腳鐺邊過活，枋榆九萬，相視不同，其爲逍遙遊則一也。吳門陶馨之，精於鑒古，爲吳中第一人。今以所蓄，傾箱倒庋，求售於門下，非米元章、王晉卿一流，不能鑒別。海內名物，得有所歸，不致沈埋，亦可喜也。因便附候起居，不盡馳企。錢謙

弟生平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想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
鍾惺與郭馬卿書

每於月底花前，言念風采，言念款誼，獨步百迴，渺焉神往。及逢驛使，動筆寫懷，輒未數字而裂紙嚼去。蓋臨風靜想之神，過於晤對，巧於夢寐，纔落筆而真失耳。年丈雅愛吾書，弟不能謙，惟感年丈能愛吾書爲知己。乃別來潑墨數升，盡歸掾曹兩廊架上，與屋梁塵，窰堵雨，絮結爲團。而竟以歸鼠之腹，架上者之薄命，與愛者之有情，相憶而緣淺，可歎也。然機緣雖淺，作合有神，長夏初秋間，願以新作草書數簃，以當長安蕙纈之贈。家兄名某，儻不揣投刺，幸門者進之。彼無他腸，但於都中敝止，每以辱顧時，曾望顏色，別來瞻戀無已於懷耳。彼臨歧受緘，躍馬而北，弟深羨之，羨其見年丈之早於見弟也。春雲引思，谷鳥牽愁，遇有青鴻，幸有以慰。
俞琬綸與同年某書

文人多窮，古今同慨，驚波意外，而先生獨櫻之，聞者都爲心戰也。東山著書，自致不朽，高於朝市數等，造物意正深長。特史局垂成，坐失班馬，海內失望耳。知末年長編已就，先生必有錄本，弟渴思一讀，當以暑

退爲奉訪之期。敝年姪蔣天章，少攜粵中物，發市廣陵，藉通此札。天章求見，幸囑閨人入之。孤客慮見欺，得奉顏色，卽萬間底矣。率布不莊。曹溶與汪蛟門書

茗行時，數行奉候，想已徹大座。茲有同社沈某，高才介性，素爲同人仰重，久有棄家入道之志，因緣未偶。茲尙平婚嫁粗成，而又值垂暮之年，將決計爲之。而矢志皈誠，必得真正導師傳持慧命者，始一心北面。夙仰報恩宗風有日矣。知介久侍瓶錫，屬書奉謁。黃梁夢破，雖黃金屋白玉堂，止同糞溷。況老驥伏櫪，困若縛雞，沒柴少米，兒啼女哭，亦復何樂？此事雖不可按牛頭喫草，然推門落日，順風揚帆，大千苦海中，亦賴有菩薩出手。彼衆生全身火坑，爲積業所扇，不無回頭轉腦，若菩薩者，必待其釘椿搖櫓，則漂墮益無已時矣。曾爲浪子偏憐客，不覺言之切切，知和尙自有鹽醬也。胡介爲沈長公與報恩和尚書

舟泊南都，惠而顧我，聆『春容搖岸柳，風色起江波』之句，至今耿耿未忘。頃者雜花生樹，以鳥鳴春，丈人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作否？白下詩人陳古愚，近體五七言，超超有逸氣。月之望日，在僕處與轉運公面爲遊約，茲竟兩祛高蹶，遠涉揚州。所慮偏弦獨張，清唱不應，孺悲無介，見拒於孔門，季札有交，始通於上國。故兼予一札，上謁清流。明月入懷，定將按劍，望爲通彼我之懷，釋兩情之滯，足矣。袁枚與閔蓮峯書

不接芳訊，荏苒八年。記昨秋邂逅秦淮，隔闌干而招手，盈盈一水，脈脈寸衷，卒不得納屣升堂，交懽盡

意爲歎。比來刺史攝篆和州，故人如江上春風，愈吹愈遠，可勝惓然。第不知都兒小子，猶侍後庭，陶嬰誓言，不忘疇昔否？念念！僕客春遠走台蕩，二千餘里，覓險尋詩，今將賈其餘勇，爲黃山白嶽之游，渡江時當先訪舊雨，後訪名山也。舊僕張榮，是僕宰江寧時，管簽押童子，皓然白首，還著青衣。念其窮老無歸，與一函使投轅下，僕猶如此，主何以堪？望念其爲王謝堂前之燕，異目視之。袁枚與和州刺史倪春巖書

粵西山川奇秀，讀柳州諸記，輒令人神往其間。今先生鎮撫此邦，風雨協和，民苗歌舞，山靈亦願呈其詭麗，以相餉遺。儻出米舫所儲，以相證合，未嘗非公餘之一樂也。關甥世勳，近爲蒼梧別駕，頗工繪事，一時戲墨，曾見賞於長安諸貴人，或亦先生所樂爲獎拔乎？幸青目之。吳錫麒寄汪邇雲書

李生蔚然，工於姑布子卿之術，因與伯恭有舊，過訪武昌，來乞一言爲蹇修之助。知閣下定識定力，禍福二字，斷不復入於胸中。或念其請謁之誠，助以齒牙春色，亦未爲不可也。吳錫麒寄孫寄圃書

頌揚

文人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

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擴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應璩與劉文達書

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實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期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王儉與豫章王巖牋

伏惟丈人珠躔降德，銑社抽英，河岳縱其神器，煙霞發其符采。江東第一家，傳正始之音，日下無雙，譽重名流之首。三冬文史，先兆跡於青衿，百里絃歌，卽馳芳於墨綬。彭澤陶潛之菊，勝氣仍存，河陽潘岳之花，芳風遂遠。榮加徙秩，上膺蘭府之遊，寵奪攀輪，更掌蓬山之務。麟圖緝諡，定榮辱於三泉，鵷閣裁書，考薰蕕於四部。既鶴鳴雲路，望偃朝端，鴻漸星臺，俯諧僉議。廉平譽號，李宣伯之當官，雅操繩時，山巨源之稱職。加以文場武庫，發揮廊廟之師，瓊樹瑤林，寥廓風塵之表。一邱一壑，同阮籍於西山，一嘯一歌，列嵇康於北面。詞條鬱霧，遙騰駕日之陰，辨鐸橫霜，直上衝星之氣。王勃上明員外啓

恭惟留守太尉文丈，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爲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尙父，黃髮而亮武王。旣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纓，約束河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傅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蘇軾賀文太尉啓

師臺張鳳麟之網於荆楚，拔之前茅者，略望其氣，皆不衫不履，殊有龍虎之狀，真奇觀也。維楚有材，當無復刖而泣者矣。李調鼎與葛屺瞻師書

數年見足下鮮勁經亮，謙挹縝澤，足下豈止才人乎？峨嵋劍閣，山色應逐人來。足下暴祕簡於羽陵，授大文於龍威，灑雨廣野，無處非潤，蜀且再覩文翁矣。王鐸答存我書

自祖臺下車以來，萑苻息警，桃李成蹊。鴛鴦湖上，明月宵懸，皆一片玉壺冰，臨波映徹。禾城煙火數萬家，不啻野鶩閒鷗，沐浴於芰蒲菱苳之間而已。況苕菰山水清遠，德威所被，化溥流長。豈徒重鎖鑰於北門，直是西浙有幸，三年在福曜中，高深無量耳。許風上姚際新兵憲書

春間騶從來揚，得攀小住，祇緣行旌告促，芹獻未申，殊歉然也。大江東去，帆色日佳，惟傳萑苻之警，想足下一肩行李，有何可羨，而窺伺及之，亦徒見小人之無忌憚也。比聞下車伊始，政聲卓然，以大好山水之區，爲親課農桑之舉，復能潤以風雅，被以絃歌，從此盜賊革心，訟獄衰息，豈不甚樂所念官齋貧況，竟要徹底皆清，想吾輩十年讀書，一麾出守，正須留此本色，方不負齏粥中出來也。吳錫麒寄龔闇齋書

武功